



• WUTAICHANGSANWENXUAN •

吴泰昌 散文选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作者近影

吴泰昌散文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1090565

吴泰昌散文选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9.625 印张 3 插页 236,000 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215 定价：1.75 元

小 传

吴泰昌 男 一九三七年春生于安徽省当涂县。一九五五年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做文艺理论研究生。一九六四年到《文艺报》工作，后被下放到中央文化部干校劳动。一九七三年在《河北文艺》任编辑。一九七五年调《人民文学》工作。一九七八年《文艺报》复刊后，重返原工作单位，任编辑组长，现为《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北省文联顾问、《散文世界》编委。已出版的散文著作有：《八方集》（与他人合著）、《艺文轶话》、《文苑随笔》、《文学情思》。

目 录

1	试说吴泰昌散文的特色（序一）	严文井
4	艺术就是充分的自己（序二）	冯骥才
7	海棠花开	
9	峨眉山入	
12	徽州道上	
15	三个和尚	
18	愿这个片刻长久	
23	“巴金这个人……”	
33	红红的小辣椒	
37	咸鸭蛋和松花蛋	
48	石头弹子的故事	
53	坦桑尼亚的狮子	
56	桑岛觅丁香	
61	乌木雕的情思	
65	有星和无星的夜	
73	一次突然的消失	
76	作家的可贵友谊	
79	在香山没有红叶的日子里	
83	想起“亭子间”	
86	阿英的最后十年	
93	齐燕铭遗札	

97	傲然开放的菊花
101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
106	刻在心上的记忆
110	曾朴佚诗《燕都小吟》
114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起步
120	鲁迅书话拾零
131	漫话《野草》
134	钱杏邨与《二心集》
138	张闻天早年的文学译著
141	《西行漫画》的流传
147	活跃的沪版《救亡日报》文艺副刊
153	漫话《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156	《郁达夫诗词抄》晚出之谜
159	《阿英文集》编后的话
162	朱光潜《艺文杂谈》编后记
164	朱自清的欧游二记
166	孙犁《书林秋草》编后记
168	金梅《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序
175	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
181	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马君武
186	忆“五四”，访叶老
191	叶圣老的心没离开过教育
198	郁达夫与太阳社
202	读《地泉》序有感
205	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
208	殷夫的成长说明了什么？

211	漫谈“左联”时期文艺批评的风尚
216	阿英忆“左联”
240	夏衍谈报告文学
245	孙犁是这样回答的
254	巴金获法国荣誉勋章记
258	柳亚子的诗
261	再谈柳亚子的诗
264	李自成在我国文艺上的反映
266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268	包天笑与鸳鸯蝴蝶派
271	周瘦鹃与花花草草
274	读《叶圣陶散文》（甲集）随想
281	如燭火之不灭
286	读近代纺织诗歌小记
289	读《东海渔歌》李一氓钞配本随记
299	后记

试说吴泰昌散文的特色

严文井

泰昌的散文选集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下来。但一动笔，就有些踌躇了。如果议论学识，品味情思，衡量章句，泰昌是这方面的高手，近乎权威，我不敢班门弄斧，也不宜冒昧陈辞。怎么办呢？

可是想起泰昌这个人，我的思路又活了。我不但有话可说，而且很想说一说。

不是有“文如其人”这么一句现成话么？这四个字的确包含了一定道理。那么，我就先谈谈我所知道的泰昌这个人吧，这样做也许有助于对泰昌散文的理解。当然，我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触及泰昌为文的根本，这一点是有自知之明的。

认识泰昌，不觉已是二十年了。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文质彬彬，眉目清秀。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严格筛选后留校的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他就负责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编写工作。这件事很有分量，至少在我这个没有学问的人的心里是这样的。当年，每当我一看见那个小伙子，首先就想起那部厚厚的书，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不管那部书到底怎样，反正我是写不出来的。说泰昌在步入文坛之前，在学术上已经结结实实打了基础，大概不算过分。

一九六四年,《文艺报》为了充实编辑部,物色接班人,从全国名牌大学里,百里挑一,甚或是千里挑一地挑出十来个“尖子”,泰昌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编辑部和学府不同,日常所涉及的很多都不是学术问题,一个啃惯书本的青年进入这个新天地之后的心情想必很复杂,关于这一点,我没有问过泰昌,不能代他说。我只知道,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所在,而且正值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年代。紧跟着就是那个确实是“空前”,但愿它真“绝后”的“十年”。泰昌和我们这些老头一样,反反复复经历了坎坎坷坷,只是有些时候因地位不同而具体感受会有差异。我想,在那样奇特的苦难中煎熬,敏感而又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比老年人可能更难受一些。我知道泰昌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一些侧面,我不想加以描写。我只说一句,我看见他在逐渐走向成熟。

以后我有幸能和泰昌等一起参加了流放队伍,被逐出京门而荣升“干校”。在湖北咸宁那个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离开的沼泽地里,我和泰昌之间有了较多的个人交往。我从这个落泊的书生身上找到了一股灵气。他有些不拘小节,可是并不吊儿郎当。不管处境如何,他总是乐呵呵的,既不垂头丧气、也不剑拔弩张,这在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我从他那有些淘气、有些诡谲的微笑里看到尚未写出的散文,他在思考,他在逐渐超脱。我想,也许就是这股灵气帮助了他,使他在钻研学术时不做学问,在驾驭文字时不落俗套,在困难时不灰心丧气,在顺利时不得意忘形。

我不能说已经懂得了泰昌的气质,我只能根据直觉强调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可是“重情感”三个字又能说明什么呢,每一种情感都是复杂的,人更复杂。我注意到泰昌那经常的活泼洒脱,也看到他在困惑中偶尔显出的木讷。我时常听见他的笑声,也偶尔看到过他实在无法抑制的眼泪。他有矛盾。

大概他的故乡对他最初的塑造起了不小的作用。江南的水给他以灵敏,山丘的土给他以朴实。别看那一副文弱书生的外貌,

当他挑着一百多斤稻秧在田埂上小跑时，那个轻灵利落劲儿，谁看见了谁都会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又洋又土，又土又洋。他能鉴赏微妙，也能咽下粗粝。

泰昌重情感，还表现在不忘故旧上。他时常向我叙说他的一些恩师和那些送给他阳光雨露的前辈，他尊敬他们，怀念他们，话语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待长辈，对待师表，泰昌身上很保留了点中国古风。

诚挚和灵气，朴实和洒脱，理智和热情，知识和禀赋，这种种不同的东西，结合在泰昌身上，便形成了泰昌为人的特色。

再看泰昌的散文，不正是具备了以上这些特色么？泰昌正在走着自己独特的路。我以为，继续走下去，写出更多这样独具一格的文章，终将使泰昌自成一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只有多一些写法，多一些路子，多一些不同的“家”，散文这一门艺术在中国才会重新发达起来。

谨说如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

艺术就是充分的自己

冯骥才

一

有次在朋友家聊天，边吃咸味糖。嘴里嚼着糖块，正聊在兴头上，忽然朋友对我说：“你怎么总走神？”我摇头否认，却说不出他刚刚讲些什么。他逼我招出实情，我也不知为嘛走神。用劲一想，似乎与口中的咸味道有关。再吮嚼一下这又咸又甜的滋味，忽然三个字蹦出来：吴泰昌！什么吴泰昌？对，就是吴泰昌。

我的朋友大惑不解：吴泰昌与咸味糖有什么关系？

二

我和几个作家都认为泰昌可以写小说。他大概是O型血，容易感动与激动，时时刻刻能在身边捉到风趣的形象、对话、动作和细节，还有种把这些东西有声有色讲给别人听的瘾头。这就是文学艺术所必需的感受力和表现欲。

他没有写过小说。但这素质，在他的散文中表露出来，以致常常有一些精采的片断流泻出笔端。

散文就得有几个精采的片断。如同一首诗中总得有句绝的，一幅画上总得有笔绝的。泰昌在这些片断中，有他独自从生活得来的形象，有深挚而不造作的感情，有灵气。他却不能算做一位抒情性的散文家。原因是引起他写作的兴趣很少是一种情绪。他动笔的念头有别于大多数散文家。据说，林斤澜和他访问非洲时，林斤澜总在外边转，他总呆在旅馆里写笔记。尽管这是玩笑，我却认为“原则上”是真的。

三

一天泰昌在电话里大喊大叫。他在上海一家大宾馆被窃。我以为他丢了巨款，声音那么痛心。原来是读书札记和一本笔记本。特别是这笔记本！

笔记本是泰昌的宝贝。他好记笔记，每每作家们聊天时，重要的观点、趣谈、乃至好玩的笑话，亦必笔录，或事后追记下来。他认为，作家们这些宝贵的见解与智慧，大都不会写到文章里去，这些只是一时灵感勃发，脱口而出，说过甚至会忘掉。这却是将来研究这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珍贵难得的材料。这使我想到阿英先生的治学特征，他一贯以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将身边匆匆而过、稍纵即逝的各种材料，收集起来，写成文章，或编集成各样的集子。这是为后人着想并工作的。如果没有这种有心人，后人搞起研究就常常会因资料渺征而茫然。因此，我以为，泰昌得了阿英先生真传的。所谓真传，就是接过那精神吧！

他以对资料的浓烈兴趣，收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许多散文写作的动念，即由此中生出的。对资料的爱惜之心，表现在他落笔时注重事情的精确无误。为了给人以真实感，他有意采用简练朴素的记录性文体。这就使他这些散文具有独家占有的资料价值。时间愈久，价值愈高。资料就是文字古董，岁月提高它的价值。

然而……这又并非纯粹的资料，是地道的散文，有时是很好的散文。这因为，他行文时，他想到某些难忘的昔日情景时，他写到某个交谊笃深的文友时，自己那种艺术素质便流露出来，虽然他很少渲染，那些场面和人物，都渗入他的情感。他那么喜欢当今的文学，丰杂的文坛，各色各样、充溢着神秘感人的人物！

泰昌是文坛上活跃的中年评论家。他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却勤于用笔记录下活生生文坛的色彩与声音。他是下世纪的文学史家派到本世纪来的特约记者。二十一世纪的人肯定比当代人的工作效率高。因此，他的笔记比他的腿更勤。他急于记下耳闻目睹中有价值的一切，虽然他博知精学，却从不在文字上雕饰。依靠对事情与人物本身的生动性的把握，使他的散文别具一格。

四

为什么吃咸味糖时，想到吴泰昌呢？此时几句就能说得明白：

谁把盐和糖搅在一起吃过。偏偏有人做出了别具滋味的咸味糖。散文中，多情善感的抒情性与严格精确的资料性，也很难想象混在一起什么样。然而，易于感动是他的本性，珍惜资料是他的癖好。分也分不开。这就挤得他练就一种本领：情感中包藏着有资料价值的物与事；在写人叙事时，恰当地揉进去自己的情绪与感触。这也造就了他独自の散文特色，獨自的存在价值。

我对朋友说：“我就不能这样兼及两样。”

他说：“对，你吃着咸味糖，就连我的话也听不见了。”

我俩哈哈一笑，便不再谈泰昌的散文。却从中引出一个议题：艺术是充分的自己。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天津

海棠花开

我每天上班，骑自行车快行半小时。我常跑的一条道，心中的一条自然线，是从叶圣陶老先生住的那条僻静的胡同里穿过。有些日子，我就利用上班或下班的间隙，踏进叶老家那座古老的四合院，直奔后进。先见到叶老的长子叶至善，每次总能得到一杯新沏的热茶。主人说明，茶叶是家乡捎来的，颜色碧绿，象我从小喝惯的那样。常有的情况，当我们攀谈得情意正浓时，叶老听到了客堂里的谈话声，便慢步从西耳房的卧室里踱了出来，右耳戴着助听器，或是站在一旁听，或是参加谈论。所以这几年，我常有机会受到这位八旬老人富有哲理的教诲以及在写作编辑工作方面的精辟的指点。叶老的谈话耐人咀嚼，而又风趣横生。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望着他那十分浓重的银白色的须眉，常常引起我奇怪的联想：在学生时代读叶老的作品，我那时就想象过作者应该是这样恳切的一位老人。作家用蘸着自己的情感的色彩的笔，将读者带到艺术的天地中去。而读者在读作品时，往往通过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来认识作家、在内心塑造作家本人的形象。也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吧！

北方的春天到得晚，要四月才真的暖和起来。这是老年人作户外活动的好季节，叶老也开始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院子东北角上的那棵有了年头的海棠树发绿了，开花了。八年前，叶老与四位幼年时代的朋友约定，每年四月十九日在家里小聚，观赏盛

开的海棠花。这四位老友是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王、顾两位已经作古了，去年在海棠花下聚会只剩了三老。近几年来，不少老朋友相继去世，叶老固然怀念他们，但是对于这自然的规律，他并不忌讳。有人祝贺他长寿，说他一定能活到一百岁。他总是笑着说：“今后的事情，我没法谦虚，只好看吧。”可是我总有这样一个愿望，能够年复一年，看到叶老的白于霜雪的须眉，与一丛丛光彩烨烨的海棠花叠印在一起，我也能够年复一年，坐在叶老跟前，静听他的教诲。

过去春节家人要团聚，亲友要往来，因为过完节，为了各谋生计，许多人又要四出奔波。叶老说，过去十七八岁的人就要挑起生活的重担。他自己就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一九一二年春节过后就当小学教员了。数年后，又是过完春节，他和吴宾若、王伯祥一同搭乘航船去苏州乡下古镇角直的一所小学任教。后来，虽然离开了故乡，但仍未离开教育战线。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八二年，整整七十年。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叶老从事教育事业就经历了整整七十年，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是很少有的。

一九八二年一月

峨眉山 人

十月的峨眉，象一壶鼎沸多时的开水突然冷息下来。炎夏盛暑过去了，秋意袭来。在阴雨蒙蒙的日子里，我们来到峨眉山脚下，抬头望去，似云，似雾，似烟，似气，模糊一片。这是个容易挑人思绪、引人遐想的所在。

同行的是一群中青年作家。有的熟悉，有的初识。平日读他们的作品，脑子里活跃着一连串人物，留存着一个又一个悬念。我读作品有点积习，总爱用自己的想象去联结作者和作品，有意给自己造就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有人说，欣赏文学作品就得有点模糊感。

我们兴致勃勃地爬行在崎岖陡峭的山道上。沿途说笑，不时住脚眺望远近的山景，偶尔从山的这边或那边，传来寺庙的钟声。走着，走着，望着同行的伙伴，我会禁不住失声笑起来。一身江南老农装束、脚着草鞋的高晓声，使人莫名其妙地想起他的那个“陈奂生”。一米九个头的冯骥才，伫立在空荡的山谷里，不由使人想到他的那篇关于高个子的女人和矮个子男人的近作，他才是高个子呢，还说别人！

这些只是眼前即兴收集起来的一些印象。而峨眉山在我的心里，却从来就是一个神秘的仙境。我用童年稚嫩的幻想去想象她，几十年后，当我第一次不远千里来到她的身边，我又渴求从她那里充实丰富我童年的想象。我的家乡属于长江下游平原，没有高

山峻岭，离城五里，有座凌云山，李白的诗中好象提到过。每当春秋假日，少年好友，少不了结伴冶游。每次我们下山，都能遇见满载而归的樵夫，迈着稳健轻快的步子，哼着当地的山歌，松涛的呼啸声，常常使人听不清他们在哼些什么。

我想拾起童年的记忆，在上山的路上寻找樵夫。失望，失望，两天中没有遇见一个，不，遇见了，不止一个，但不是樵夫，是背夫，背的不是柴，是煤，不是满载下山，而是负重上山，一步，一步。

我是个意志薄弱者，没有勇气爬上三千多米的顶峰——金顶，到一千多米时，就同几位年老体弱者止步了，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从洪椿坪向上，是一路险途，能见到戏人甚至恶作剧的猴子。我和两位同伴，向前走一段，去迎迎将要从金顶胜利归返的伙伴，心想说不定还能见到逗乐的猴子，在成都时为猴子准备的食物还不曾打发，一直放在手提包里。渐渐听到了脚步声。走近了，才知道不是我们的伙伴，是两个背空篓筐的汉子，他们步履稳健轻快，使人想起家乡的樵夫。在洪椿坪庙子大门口，他们停下来小憩。一个年近六十，一个五十，额角都沁满着汗珠。他们是山下的社员，每天背一百三十斤煤上金顶，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往返多年了。他们开玩笑说，几代猴子都认识他们了，从不打扰他们，向他们讨食。望着他们悠然抽烟的神情，健壮的气色，我脱口问道：每天这样上下，不累吗？那位年大的漫不经心地说：习惯了，跑熟了。另一位补充说：山上天天要烧煤。当他们启程下山时，暮色降临了。

晚上，我们这些从山顶下来的和从山下上来的全会聚在庙子里，没有一个不感到疲劳。我们用热水烫脚，美美地躺在洁净的客房里休息，回想。

在我未上山之前，甚至在北京，就听去过峨眉山的人说，山上用水，尤其是热水很不方便。但此行我们住过的几处，食用水